

能於方便巧分別
於一切法得自在
十方世界各不同
悉在其中作佛事

——華嚴經·十行品

1978

由宣公上人率領的
中美佛教總會・法界大學訪問團，
將於9月8日早上，
從吉隆坡飛抵新加坡，
開始在新加坡訪問五天。

上人之開示地點為：

- * 9月8日至9月10日，晚上八時至十一時，
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開示。
- * 9月11日至9月12日，晚上七時舉行皈依儀式，
新加坡佛教居士林。





新
加
坡
之
行

1978

九月八日

吉隆坡—新加坡

及祝福中，我們暫道再見。

到新加坡（Singapore）是四十五分鐘的航程，一下機，便見到大約一百人在等候歡迎：慧僧法師、悟峰法師、廣淨法師、遠度法師、法權法師、慧平法師、及宏坤法師等，還有蔡膺潔、肅欣華及幾十位居士；大家歡欣地駛車回到居士林。

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位於半山的住宅區，環境清靜優美，四週草木扶疏，繁花滿樹，戶外菁菁芳草，蜿蜒蔥綠的山丘，清新怡人。居士林是亞洲名刹，規模宏偉，樓高四層，地下是莊嚴的大雄寶殿，可容納二千聽眾；露天的花園及陽台可容納一千。此外，二、三樓均是會議室、圖書館、客房等，設計雅緻，既美觀又實用。

這次來到新加坡的程式表，多半由蔡膺潔居士負責



圖：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，最早期是以「新加坡佛經流通處」創立，於1933年7月16日發起籌組。1934年6月17日，正式成立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」。

安排。訪問團在馬時，蔡居士曾赴太平及居林，參加地藏法會。在聽經之際，一連幾晚目睹上人示現年逾百歲的老僧瑞相，白眉長長垂到耳邊，面泛紅光，背後毫光四溢，照透整個講堂。蔡居士學佛有年，卻從未見過如此吉祥的瑞徵，故對上人特別篤信尊敬。

新加坡的黃逢保伉儷，及很多精進的佛友，如李玉圓居士等從各州紛紛前來護法。很多人自從跟隨上人親聆法音，心性喜悅，得未曾有，故不惜時間金錢，儘量親近善知識。

新加坡是個朝氣蓬勃的都市，市面上高樓林立，一片物質繁華的景象；且街道清潔，群花吐艷，市中心到處設有公園，大大地調劑「水泥森林」的枯燥。一路只見治安良好，交通整齊，市民生活，富足快樂，整個

城市沐浴在安詳寧靜中。

晚上八時開示，雖然本團未到之前沒有大事宣傳，頭一晚卻吸引了一千五百多聽眾。今晚由慧深尼師翻譯，把上人的華語開示，譯成通俗流利、抑揚頓挫的福建話，還隻字不漏，功夫之純熟令我們欽佩之至。

「各位善知識，這是本人第三次來加坡。第一次遠在二十年前，在畢俊輝居士那裡，談論出家人不搭袈裟的事情；第二次是一九七二年在光明山下榻幾個晚上。

今天我想講講從前我在香港一些情形，因為慧僧、悟峰諸位老法師都在座，他們都是我在香港數十年來的老同參。

我在一九四九年到達香港，首先到泰國住了半年，後又返回香港，



圖：1950年，香港(Hong Kong)
芙蓉山(Furong Mountain)觀音洞。

在芙蓉山後面的觀音洞住下來。那洞裏非常潮濕，沒有桌子椅子或任何傢俱，中央有塊大石頭，我便天天坐在那兒打坐。起初不覺，過了半個月後，忽然有一天便感到全身麻木；潮氣已浸入骨髓，使我連手腳也動彈不

得。我便像小孩子一樣，重新學習活絡筋骨，但仍舊遍身痠痛，屈伸艱難。此時我也想搬到別處，但沒有其他地方，於是便下了決心：『死在這洞裡算了！』因為捨不得死，換不了生；捨不了假，成不了真；受苦了苦，享福消福。如果這苦頭是我應受的，我儘管受好了。

後來我在洞外蓋了一個小茅棚，用木頭搭好，用蠟青紙糊上，大約十五呎乘十五呎的小地方，總算有瓦遮頭。

這時候魔障也來了，鄰居有位法師偽造謠言，對芙蓉山的當家師說：『這個度輪已經發了財，洞裡不知有多少供養，芙蓉山不用每天供他伙食。』當家師信以為真，再也不供養我，但我也介意，只把洞內存下的

乾糧慢慢用來充饑，因此勉強維持了半個月。這時候什麼也吃光，真的絕糧了，便等著餓死。因為我一向的宗旨是「凍死不攀緣，餓死不化緣，窮死不求緣；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」

此時香港有一位老居士，足踝被犬咬傷，累醫不癒，已三個多月，有一天晚上忽然夢見韋馱菩薩來告訴他：『如果能誠心供養現住在芙蓉山後觀音洞一位度輪法師，你的傷口便會立刻痊癒。』韋馱菩薩隨即示現我的相貌，如是一連向他報夢三次，這個老居士也確信不疑了。

於是他帶了七十元，捐著三十斤米，來到芙蓉山上找我。第一個便碰到我的好鄰居，這個法師見到供養便說：『你帶來的東西，全交給我好了，我是此地的主人。』老居士說：『我找的是度輪法師，你又不是

他！』兩個人就在洞口爭執起來。我聽到外面喧嘩，便出來看看是怎麼回事。那老居士一見到我便喊：『就是他，我夢見的就是這個法師！』

問明來因，我便對他說：『這個洞是我們兩個分住的，你把米和錢分開一半，我們各拿一份好了。』這樣才平息了爭論；可是我的鄰居，仍舊很不滿意地說：少「以後誰來供養你，應先給我才對。」

不久他也不歡迎我住在茅棚，勸芙蓉山的人遷我的單。我便搬到筲箕馬山邨，那時叫做『霸王地』的，在山上建了個小佛堂。本來山上沒有水，我到了之後，屋後一塊石頭竟然裂開一條縫，從縫裡就有股清泉滾滾流出。在山上水比油還貴，我的鄰居連忙把幾十個水桶放到石頭旁邊去接水。以後，無論有多少人來參加法

1978

圖：1955年，上人於西樂園寺
(Western Bliss Gardens Monastery)

會，這股清泉也用不盡。」

跟著，上人略述他在西樂園不准香港打颶風的事蹟，逗得台下聽眾，都發出喜悅的歡笑。「這是以往在香港的一段故事，在我未離開香港之前，隻字不提；但今天遇到老同參，便說一番自己不大願意說的話。

在香港有很多人都是以爲這個度輪法師有捉鬼的本領。這也有一段故事：香港有某某法師及七個出家人，常到各處去念經做佛事。有一次大方公司陳瑞昌的姪女「鬼上身」，弄得家裡雞犬不寧。他們請了七位和尚去念經，七位法師到了便大事鋪張，穿袍搭衣，南無了整整七天，念的是



〈大悲咒〉、〈十小咒〉、《金剛經》等；奇怪得很，和尚念經時，鬼也隨著念。人念人經，鬼念鬼經，天天同這些法師鬥法，弄到他們束手無策簡直沒有辦法。陳瑞昌便跑到洞裡，要求我到他家裡去一趟。本來我

不願意管別人閒事，但經他再三請求，便隨著他下山。我到了他家裡，也沒有念什麼經，只是靜靜地坐在病人牀邊。過了十分鐘，那病人悄悄地爬到我身邊跪下來。

我問她：『你是誰？』

她答道：『我是鬼。』

我問：『你為什麼要騷擾這個人？』

她說：『因為我宿世與她有緣，但其實我只想皈依三寶。』

我也不多說，只把頸上戴著的一串念珠，套在病人的脖子上。立刻那聲音便狂叫起來：『啊啲，燒死我，燒死我啦！法師請你慈悲，放過我呀！』

我把念珠拿下來，然後為他說三皈依。

自此之後，我便得到『捉鬼』的

名氣；有人說我是茅山，在馬來西亞也有人傳我是『老魔王』，及『香港五大怪之一』。誰叫我什麼，我絕對不介意。否則我又怎會把自己稱為一隻小螞蟻、一隻小蚊蟲、一匹馬？

我現在把萬佛城送給全世界的佛教徒，歡迎你們同來修道，我對你們說的是真心話。有人問：一個這麼大的地方，為什麼要送給人，真是傻瓜！對，我一向都是個傻瓜，沒有你這麼聰明，我所做的都是他人不願意幹的事情！」

上人誠實的經驗之談，如一汪清水，蕩滌眾生的熱惱。已經快十一點了，台下還是濟濟一堂，鴉雀無聲。今晚的反應非常熱烈，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去休息。

1978

九月九日 新加坡

寄語僧輩

佛法未滅僧自滅，
道德應修人不修：
老實真誠招世譏，
虛偽狡滑受褒優。
舉世五濁清甚鮮，
衆生三醉醒無秋：
殷勤寄語僧青輩，
振興吾教在比丘。

——宣公上人作

早上先去光明山新加坡僧伽聯合會。上人一心來拜訪宏船法師，可惜他老人家有事外出，廟上幾位青年法師來招待我們。

無論在任何場合，上人也不浪費光陰，現在他便利用機會來勸勉青年的出家人：「你們青年人，血氣方剛，精力充沛，應該把握這個時候為佛教多做點事情，千萬不要虛度時光。我是寧死也不趕經懺的人，如果出家這樣喜歡錢，為什麼出家？出了家之後，為什麼還要求名求利？」

幾位青年法師聽了都點頭附和，從他們誠懇的表情，看來這是真心的響應，並非禮貌上的敷衍。上人如果聽到有分量的批評，必定反省檢討，不會匿藏自己的短處，或者擺出道貌岸然的模樣來嚇唬後學。誰對他不好，他愈對那人好；誰毀謗詛罵他，他愈關懷那人。



圖：上人於新加坡佛教青年會雨大法雨，普潤一切的衆生。慧深法師（左）翻譯福建話。
新加坡佛教青年會，成立於1960年代，當時新加坡的佛教界針對青年們不了解佛教，
宗教觀念日益淡薄的情況而成立之佛學研究團體。

1978

飯後，畢俊輝女居士忽然出現。她是上人二十多年的老朋友，素來談話很投機，這次兩人會面甚為歡慰。畢居士身穿白色袈裟，雍容爾雅，面上容光煥發，對她七十八高齡滿不在乎，仍舊精進奮勇獻身教育。遠在數十年前，畢居士奉她上人慈航法師遺旨，積極從事教育，除了擔任世界佛教聯誼會副會長，以及「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新加坡分會主席外，還創辦聞名海外的菩提學校（註：一九四六年創辦）及其他學校。畢居士精通英語，是翻譯經典的先進。所謂聞名不如見面，這次能與老前輩會晤，真是榮幸之至。

晚上法會有二千多聽眾參加，首先由恒朝法師敘述三步一拜途中的一二經歷，這兩位行者每天的生活，

都充滿了神妙不可思議的故事，是末法時代修行人的借鏡。此時，于教授也說了一番話。途中受他影響的青年人甚眾，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及大學生，本來對佛法沒有信心者，自從聽了果空契合科學及佛法的透視，信仰心也大大增加。加上果空對參禪深修「反聞聞自性」，也即是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迴光返照，反求諸己的不二法門。果空今晚心血來潮，寫了一首打油禪詩，心輕神快地對大家說：「一般參禪的人，都要吟詩作對，否則好像不夠格調。因此我今晚忽然想起一首偈頌來，但它不限規格，無拘無束，現在念給各位聽聽。」

于教授的「瘋道人缺腳偈」：

欲求聖道不難，但須去欲斷緣，見人莫論凡聖，對物不取不嫌，
這樣兩邊盡除，三際已完。

若能破除我相，萬事應因順緣，睡時兩腳盤坐，房租很少花錢，
吃時粗飯淡茶，何必嘔氣討嫌。

人說我是癡漢，再待三五十年：

那時候，我若對棺微笑，不是神經必是羅漢，

那時候，你若哭哭啼啼，為何當年不聽我好音相勸？

此時已過十點，上人也沒有多說話，他只強調：「這次來亞洲訪問，我不但向當地諸山長老學法，也常與各團員學習。故大家不應有偏見，認為團長必定比團員說得好。這個團中每個人都是老虎，而本人僅是一隻綿羊罷了！」

今晚氣氛融和舒暢，上人傳授了開智慧法門，便結束法會。每晚聽眾情緒的演變，既明顯又微妙。道是要實實在在的行去，如果往真的做，那怕天下的明眼人看不見？

1978

九月十日
新加坡



圖：晚上開示之前，訪問團團員引吭高唱「我很幸運」。歌詞是：我很幸運，能學佛法；因為在前生，種下好種子。所以今生，遇見好朋友，和善知識，教我甚深的智慧。相信很快要成佛！那是我的希望，我與我的法友，皆共成正覺！那是我的希望，我與我的法友，皆共成正覺！

這次訪問團中，沒有一刻不是學法的好時機。每一言一行，或靜或動，或逆或順，都是諸佛菩薩教化之機。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」；道，如汪洋上的波浪，起伏有序，擊拍有節，連綿不息，無有間斷。

每天早晨照例舉行座談會。全體團員都聚集一起檢討彼此的言行，交換意見。這種無拘無束的交談，是我們每天的強心針。開會後大家採取同一方向，胸有成材，便能對萬事萬物隨機應變。上人一向以身作則，毫不馬虎，耳提面命地教誨我們，並實行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自省也」的處世態度。

幾個星期來大家習慣了，每天早晨各人拿著一個枕頭一張氈子，走到上人房裡，坐在地上暢談起來。好多天都是這樣，今天上人卻打開話匣子：「坐在地板上就要依賴一個枕頭，這不是法執還是什麼？修道不能怕辛苦，貪舒服。在我年青修道時，把自己鍛鍊到什麼都不依賴，在任何地方都能坐得安穩，草地上、石頭上、地板上，隨遇而安。在觀音洞裡很潮濕，我坐在那塊石頭上，好幾個月四肢如同癱瘓一樣也挨過來了。修行是要在一點法上也毫不執著，才算功夫。一切法要修得暢順自然，如流水行雲，有了任何執著便是托累，便會擱淺在那兒，不能進步。

我知道自己的身體沒有福報，不可以享受任何多餘的食物，稍為多一點就受不了。平常早上我不喝什麼，

這幾天有人給我送來燕窩湯，老放在那兒不吃也不行，於是吃了一碗，立刻瀉肚了，就是如此的分毫不爽。做佛教徒不能到處欠債務，不能要別人服侍。例如洗衣服，這麼多年來在金山寺、萬佛城，我都親自操作。出來反而麻煩別人替你們洗衣服，這太不合法。就算人家心甘情願，也不能佔他們便宜。要知道，身為一個佛教徒，要處處以身作則，切忌麻煩別人，自己多吃點虧更好。」

恒實法師此時提及《華嚴經》〈十行品〉的一偈，是他個人當作修行的藍本：

不愛受諸欲，思惟所聞法，
遠離取著行，不貪於利養，
唯學佛菩提，一心求佛智。

1978



圖：法筵開始之前，恒賢法師雙手擎一炷香，繞三匝，向上人頂禮請法。

晚上有二千多聽眾，並有十幾位僧尼到會，上人的開示如下：「諸位善知識，宣化道德微薄，不自量力說出一些狂語，一般人也不喜歡聽。但是，復興佛教的使命，是每個佛教徒的責任。我們口裡往往說菩薩自利利

他，實際上目中無人，只為自己利益著想，這豈不是打自己的嘴色。目前佛教患了嚴重的絕症，就是佛弟子各自為政，閉門造車，只在形式上做功夫。拿建廟來說吧，你建一棟五十呎的，我建一棟五十一呎的，他就建一棟五十二呎的，彼此爭高，乃至築成幾千萬呎的大廟，裡面卻空空如也，沒有人修道，這豈不是障礙了虛空？有人問我，我是幹什麼的？我說，我是一個拆廟的人！」（全場鼓掌）

「我拆的不是大廟，而是土地廟、城隍廟、子孫廟。住小廟的人搬到大廟裏去，大夥兒一起修行，才是大叢林的生活。為什麼小廟不好？因為住在那兒太無拘無束，不是觀自在，而是吃自在、穿自在、睡自在、行自在，很容易忘記了修道。每天只

懂得攀緣，這習氣是破壞佛教的致命傷。有些居士以為單維護一個出家人的功德大，若你只擁護一個一出家人，乃至他還了俗，你說你的功德多大！出家人獨個兒住茅棚，生活太自在了，將來就會變成不自在。

因此，我主張（這是我個人的主張而已，你不喜歡不用生氣），將來出家人不要儲蓄私人財物。出家人一旦有了錢，妄想就會增多，麻煩便來了。無明一起，就會做出種種不如法的顛倒事情。為什麼目前證果的聖人鳳毛麟角？就是因為出家人放不下五欲。我們應該痛念生死；若不了生脫死，出家幹什麼？是不是『做一日和尚，敲一日鐘』，得過且過，別人吃飯，我也吃飯，別人穿衣，

我也穿衣，把光陰糊混過了？這樣不但欺騙自己，還對不起生生世世的父母家眷。他們正等待你成道，拯救他們出苦海哩。

我到處說人家不喜歡聽的話，但我不能不說，我已沒有了自己，只是為大家說話。我若有一根頭髮的自私心，便願意永遠留在無間地獄裡受苦。諸位想一想，我若不是至誠懇切，怎會發如此愚癡的誓願？」（當堂掌聲洋溢）



1978

「佛教徒不應只向別人說法，而自己不行；叫人布施，自己不布施。財產是生帶不來，死帶不去的。當你有機會做功德時，為何要這麼慳吝，難道要把錢帶到棺材裏去嗎？我在東北立了三個誓言：第一是『凍死不攀緣』。在座的有錢人不用擔心，我不會打你們的主意，如果我喜歡錢，就不會出家。第二是『不趕經懺』。第三是『不當知識』。我在中國一直如此，到了南華寺，虛老再三堅持，說：『你們青年人不做點事情，難道要老一輩的全擔當起來嗎？』我才勉強當了班首。」

已經快十一點，開示已長達三小時，但台下聽眾還精神抖擻，毫無倦意。到了樓上，數十位信眾癡癡地等

著求見上人，上人也孜孜不倦地細聽他們傾訴胸中的鬱壘，有些人更唏噓落淚。唉，娑婆世界多苦！上人每晚都是凌晨兩點才得空休息，早上五點便起來。本來這幾天瑣事繁忙，人來人往，我們有時也感到吃力；但看到師父老人家這般無我的精神，自強不息。修道，要不急不徐，不緊不鬆，一步一步地前進。走到極點，話卻從前死路頭，死卻從前活路頭，別有另一番天地，亦非言詞所能形容。

所謂參禪，不只是閉目靜坐才謂參，而是無時無刻不在參。「行亦禪，坐亦禪」，參到透、參到徹，參到極點，便頭頭上明，著著上妙。



圖：新加坡佛教居士林



九月十一日 新加坡

早晨開示時，上人說一番意味深長的話：「昨天我對佛青會開示時，曾告訴他們：到我死後，我的弟子應把我的身軀火化，然後把骨灰磨成粉，浸上麵粉、蜜糖，拿來餵給地上的螞蟻。讓我與螞蟻結結緣。他們把我的骨灰吃了之後，就要趕快發菩提心，成無上道。」

我既預先吩咐，時候到了，你們就應該照著執行。我不願留下什麼肉身給人供奉，更不要你們建什麼靈塔或紀念堂。我要去得無聲無息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。」

圖：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選派信眾請引法主度輪法師登座說法。

上人繼續說：「爲什麼我願意這樣做？因爲很多人不相信我真的要把萬佛城送給全世界，不相信有人肯無條件地爲佛教服務。我早就觀察因緣，若不行這條路徑，佛教將會頹亡。需有大公無私，行菩薩道，才能拯救岌岌可危的局面。將來誰也不能割出萬佛城某一部份，來圖己利。萬佛城要萬世流芳，是眾生的財產，不是私人團體所擁有的。」

朝陽正灑進房裡來，滿室紅光，沐浴在清晨的一片安謐，上人的話刻骨銘心地印在我們的腦子裡。

「你們應該集中精神來發展教育，若要建一座廟，不如辦一間學校，裡面設有大講堂，在那兒可以念佛拜佛，也可以聽經聞法。

中國的寺廟一向儲藏不少金錢，雖然資源豐富，卻沒有發展教育。整

個中國連一所佛教大學也沒有，不是令我們感到慚愧嗎？不創辦學校，又怎能栽培明理通達的人？難怪外界不看重佛教，而佛門的人材也日益寥落了。

最愚癡的就是那些爭著建廟的人，爭哪一個建得高，哪一個築得大。如果要花這麼多錢來鑄造佛像，就不如建一棟幾層高的禮堂供人使用，實際多了。」

午間，慧深尼師與我們一道用齋。這是一位才華橫溢，胸襟坦蕩的尼師，眉宇間蘊藏著一股靈秀之氣。在這幾天法會裡，法師用既流利又風趣的福建話，把上人的開示傳達得清清楚楚，活潑生動。慧深尼師說：

「眼見亞洲佛教日益衰弱，心裡哀痛不已，時刻生出大慚愧。在佛教裡只



圖：上人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開法筵、演大法義。慧深法師(左)以流利的福建話，翻譯上人演說之法義。

懂勾心鬥角、沽名釣譽，怎樣去續佛慧命？六年來，我絕少到外面交際，寧願關上門自己用功。每週主辦佛學班，希望灌輸與青年正知正見。我是個沒有地位和力量的比丘尼，但若有一口氣，就盡那口氣為佛教做事。」

午飯後，我們在附近的竹林下徐步。慧深尼師面微笑，對著我們說：「你們知道嗎？我身上穿的這件外

袍，是我唯一最好的衣服，還是師兄們穿了後布施出來的。在廟上，我素來喜歡穿破衣服，反正縫補得整齊便好了。我知道自己沒有福報穿講究的衣服，並且身畔如有太多東西，是一種累贅。我的師兄弟常常抗議說我穿的太壞了，我便問她們，你們到這兒是來看我穿新衣，還是來共同研究真理？以後她們也無話可講了。」

晚上七時舉行皈依儀式，大約有五百多人皈依，場所人頭擁擠，大約有二千多信眾。

首先由蔡膺潔居士，簡述他在幾個法會裡目睹上人呈現的老僧瑞相（見前文），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內，蔡居士對上人生出莫大的尊敬心。



圖：報名皈依

上人的開示如下——

所謂「一天能賣十斤假，十天難賣一擔真。」倘若說假的話，一般人樂意信受；如果說真的話，卻沒有人相信。自無量劫以來，眾生認賊爲子，染苦爲樂。我今天跟你們說的話都是假的。真的話不能以言語表達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凡所有言，皆是虛言。真實的東西，處於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之間。不過，假的可以從真處表達出來，即假即真、即真即假，真不礙假、假不礙真，真假是圓融無礙的。凡夫現時背覺合塵，依真起妄，但一旦甦醒過來，轉迷即悟。我們欲尋求真理，就不要做虛偽的事情，每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也要躬行實踐。「道是行的，不行何成道；德是立的，不立那有德？」外立功、內立德；外不立功，內裏也無德可言。

1978

韓愈在〈原道〉一文中有一段說：「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」孟子云：「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其生色也，睟然現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」孟子又云：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

廣博無私，以平等大悲普及眾生，這種關懷就是「仁」愛；隨著應該的，本分的做去稱為「義」；從此地實行到彼處，即是在「道」上邁進；不靠外緣反求諸己，充實品行稱之為「德」。仁義理智等都源於心。心地上得蒙真理及法水的灌溉，自然產生一種色澤。真正修道的人，遍身體膚滲透著一層光彩。當然，這也有

或多或少的成分，但這光輝泛澈在他顏容上，充盈於臂膊，洋溢於四肢。故曰「四體不言而喻」。至於美、大、聖、神者，都是首先從做人最基本的仁義道德做起。修心養性，敦品立德，心靈上打了一個穩定的基礎，然後逐步進化到神妙不可測度的境界。

孔子也說過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孔子達到登峰造極的精神生活，也即是回復到一切眾生具有天真純樸的自性上，返本還源。聖賢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，回到敦厚莊重，未經雕琢浮靡的本質，也即是回到「道」上。他與宇宙運行，與萬物為一，歸根復命，縱使從心所欲，也



絲毫不違反天道，犯越自然的規矩。故我們若要學佛，倒不如先老老實實地學會了做人的規矩。你若不再損人利己，做傷天害理的顛倒事，人道圓滿了，佛道也自然會成就。

詩人陶淵明在〈歸去來兮〉中感歎曰：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，胡不歸！既自以心爲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！悟以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。

識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」

雖然是一首田園詩，但對於學佛的人卻另有一層深邃的意味。所謂「田園將蕪」，象徵我們的心地荒蕪一片，無明的野草叢生，堵塞了自性光明。爲什麼我們還不回到本來家鄉？因爲我們自久遠劫來，流放異鄉，忘了懷裏揣著的無價摩尼寶珠，反而循聲逐色，在生死激流中翻捲。我們應該回來西方極樂世界，然後倒駕慈航，來接濟娑婆世界的疾苦眾生。心神已被身軀所支配，被無明當了家，自己不能任運作主，故詩曰「心爲形役」，怎不值得我們黯然神傷，悲慟哀歎？

不過，我們「若悟以往之不諫」——也即是孔子所說的「今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」——仍不算太晚。只要知道有「來者之可追」，向

1978

光明的大路勇猛直前便是。我們既洞悉從前的迷途尚未太遠，便應該醒覺「今是而昨非」。如果我們明白從前虛度光陰是不對，現在學習佛法是對的，便應該改過自新，重新做人。以往種種，好比昨日死；以後種種，好比今日生。

不求大道出迷途，
縱負賢才豈丈夫；
百歲光陰石火爍，
一生身世水泡浮。
妻財撇下非君有，
罪業偕形難自欺；
試問堆金等山嶽，
無常買得不來無？

縱使你是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倘若你不求真正的解脫，只有辜負了自己

的才華。儘管你滿腹經綸，文翰淵博，但若不求大道，仍然是埋沒了自性最高的智慧——這又怎堪稱為大丈夫呢？大丈夫是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創非常業，出類拔萃的人。百歲光陰一須臾便溜走，如石上燃起火花的一頃。無論你金玉滿堂，富埒王侯，這個身軀只不過是水中浮泡，浮雲朝露，瞬息萬變。難道名利錢財，或者如花似玉的夫人，會永遠守在你的身旁嗎？儘管你金銀堆成山，也買不通無常鬼。

故各位明眼的善知識，趕快回頭，不要再空度光陰。莫待老年方學道，孤墳多是少年人。你們不用相信我，要相信自己的智慧，發掘開墾自性的金剛鑛。首先把人道學好了，佛道自然會圓滿的。



圖：晚上七時舉行皈依儀式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約有五百多人皈依，
有二千多信眾親聆法音。

1978

九月十二日 新加坡

今早于果空教授啓程回美，他任教的大學快要開課了。臨別的早上，照樣在五點鐘舉行打坐班，不少青年大學生來參加，修習禪定。

早上會議時上人指出：「不論在任何場合裏，先要顧全大局。首先要認識各人的潛能，例如他對整個團體有何貢獻？在那一方面能夠產生最大的功效。不要終日只懂吃飯睡覺，其餘的時間便忌妒障礙，要真正實行大公無私，才與道相應。」

今晚是訪問團在星州最後的一夜。經信眾請求，晚上又舉行皈依儀

式，有數百人皈依。之後由各團員發表自己的意見，或談談學佛的經驗和境界。

其他團員都講話了，法會將要結束，上人才略略開示，並大開方便法門，傳授開智慧神咒，及四二手眼。全場頓時反應熱烈，我們踏下講壇，理事正把咒語寫在黑板上，並分發袖珍的紀念冊子。料不到全場信眾立刻都湧到台前，如洪水氾濫，聲浪震動講堂。全場秩序大亂，一片喧囂。我們見了不禁爲之一怔：佛教源於東方，時至今日，一旦有正法傳出，居然掀起狂潮，此情此景見了憂喜參半。

佛法妙理本無說，覺後一字更嫌多；
惟因眾生迷障重，善巧方便來說說。

——宣化上人作

